

古代青楼仕女
系列散文

周颖 著

泪眼问花花不语

苏小小 ◆ 相濡以沫，不如相望于江湖
董小宛 ◆ 潇潇暮雨洒秦淮，脉脉春情与谁猜
步非烟 ◆ 梦里花落知多少
薛涛 ◆ 山月不知心里事
柳如是 ◆ 我见青山多妩媚，青山见我应如是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古代青楼仕女
系列散文

周颖 著

泪眼问花花不语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泪眼问花花不语/周颖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 4

ISBN 978 - 7 - 5039 - 4399 - 7

I. ①泪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70026 号

泪眼问花花不语

著 者 周 颖

责任编辑 周进生

责任校对 张 莉

装帧设计 杨林青 姚雪媛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

网 址 www.whysch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
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5.625

字 数 72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39 - 4399 - 7
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目 录

花落春犹在（序言） / 1

泪眼问花花不语 李季兰 / 3

相濡以沫，不如相望于江湖 苏小小 / 8

抹不去眉间一片闲愁 关盼盼 / 14

梦里花落知多少 步非烟 / 20

莫待无花空折枝 杜秋娘 / 27

山月不知心里事 薛 涛 / 31

彩笔新题断肠句 试问闲愁都几许 李 娃 / 36

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颜令宾 / 41

风住尘香花已尽 柳摇金 / 47

青鸟不传云外语 丁香空结雨中愁 张红桥 / 52

烟月不知人事改 王幼玉 / 58





- 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 鱼玄机 / 64
- 夫贵妇荣千古事 殷桂英 / 69
-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严蕊 / 76
- 剪烛巴山别思遥 卞玉京 / 84
- 绣屏深锁风箫寒 顾横波 / 90
- 梦里云归何处寻 李香君 / 95
- 桃花依旧笑春风 柳自华 / 99
- 瘦尽灯花又一宵 马湘兰 / 107
- 伤心最是秦淮月 杨玉香 / 113
- 我见青山多妩媚 青山见我应如是 柳如是 / 121
- 潇潇暮雨洒秦淮 脉脉春情与谁猜 董小宛 / 125

无情不似多情苦 一寸还成千万缕 杜十娘 / 131

脉脉同谁语 谭意哥 / 135

日日悲伤未有图 懒将心事话凡夫 王福娘 / 140

自是寻春去后迟 不须惆怅怨芳时 张好好 / 144

几回魂梦与君同 朝 云 / 149

冲冠一怒为红颜 陈圆圆 / 154

万户千门成野草 只缘一曲后庭花 张丽华 / 158

流水无情草自春 花艳芳 / 161

从此无心爱良夜 任他明月下西楼 霍小玉 / 165

满堤红艳立春风 花蕊夫人 / 170

谁让瞬间成永恒 (后记) / 174



花落春犹在 (序言)

我独自在咖啡屋一角落座，淡淡的灯光让周边的环境有了柔和和一丝缠绵的韵味儿，要一杯巴西咖啡，聆听着缠绵和悦心的音乐。怡人的香味儿，袅袅中弥漫开来。一份纤尘不染慢慢渗进了空气里，思绪一点一点地被融化，触摸着指间的温度，有了遥远的、空寂的怀想。

今夜，淅沥的雨声在玻璃窗上舞蹈着，将一种低低的情怀倾诉。叩击厚积的历史和时空的尘埃。不知是雨声惊扰了我的思绪，还是我破坏了雨的自由无羁的节奏。飘洒的雨丝，是谁的琴弦上的泪滴呢？伸出手来，握紧冰凉，又是谁的声音穿越这雨幕，一地花痕，孤影婆娑。

红笺里，盈满了字字离别的惆怅，指间处惊动了带泪的蝶的羽翼，书里无数无声的承诺，演绎着凄美的执著，想那沐浴晨光的清影，有你轻柔的呢喃；想那灯火唱晚的夜，有你悠扬的琴声，想那峰峦叠翠的江南古道上有你翩翩的背影，想那月上柳梢楼阁中有你飘香的翰墨。

有我对前世的回眸，才有今生的邀约，我置身于美貌浑然天成、倾城倾国的青楼女子中间，隔着悠悠的时空同你清谈，耳鬓厮磨间听着你们凄然漂泊的命运，听着你们风雨飘摇中依然生死不渝地守候着那无望的爱情，禁不住的让我哑然，让我泪流千行。

鱼说：“你看不到我的眼泪，因我在水中！”水说：“我能感觉到你，因为你在心中。”这个故事讲的是爱河中的男女那种灵犀的一种默然和感悟。而面对着这些沦落风尘的青楼女子，我真的有些困惑了。

尽管你们身处卑贱的地位，沦落风尘，周旋于文人、墨客、达官显贵中间，却仍然保持着不染也不屈的品格；尽管你们遭受世人的白眼和唾弃，却依然保持着善良的人性；尽管你们整日生活在迎来送往、风情万种的青楼里，却依然苦苦守望着一份无望的爱情。

生命中有太多的遗憾，岁月里有太多的伤感，面对着你们，我的生命、我的岁月圆满得多。

雨，又开始缠缠绵绵，淅淅沥沥地淋湿了我的心，不知道是否也能淋湿了你的梦？

我一路沿着你们或深或浅的足迹走来，笔下的风景依然。而你们却已香消玉殒了。听着这忧伤的旋律，追寻着我心脏跳动的轨迹……

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你们的故事如诗如歌，你们宛如暮春里纷纷零落的花朵，尽管已经成尘，但是那苦涩的芬芳依然，那凄然的绚丽依然。

泪眼问花花不语

昔日繁霜月，今来苦雾时。
相逢仍卧病，欲语泪先垂。
强劝陶家酒，还吟谢客诗。
偶然成一醉，此外更何知？

——唐·李季兰

李季兰原名李冶，生于唐玄宗开元初年，六岁时父亲觉得她年纪虽小，却性情不宁，将来必会出乱子。于是将她送入剡溪中玉真观出家，改名李季兰。

转眼间，她已过了十六岁的生日，年龄增长，思想也告别了单纯，渐渐觉得观中生活寡淡无味，于是向往着外面的世界。

当时有许多文人雅士来观中游览，见有一个清秀的小道姑，就常与她逗笑。李季兰每每秋波相送。有一天她偷偷跑到剡溪中荡舟，遇到隐居在此的名士朱放，言谈投机，一见如故。此后朱放常到溪边与她相会，游山玩水。不久朱放去了江西当官，两人挥泪而别。就在李季兰日思暮想、难舍旧情的时候，又有一个才华横溢的男子拜访了她。这人

就是著名的“茶圣”陆羽，陆羽的到来恰好弥补了李季兰的失落情绪，二人经常煮雪烹茶，对坐清谈。陆羽是个细心热情的人，在李季兰重病之时，一直在她身边照料。李季兰感动不已。陆羽还有一个朋友——僧人皎然，他们三人经常在一起谈论诗词，志趣相投。李季兰也曾钟情于皎然，但皎然心如止水不为所动。李季兰叹道：“禅心已如沾泥絮，不随你风任意飞。”李季兰与陆羽感情未曾间断，但二人碍于身份，不能婚嫁，只能互为知己，而李季兰的诗名越传越广，由她引发的诗友会活动也是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广，直至广陵——即现在的扬州，扬州是当时文人荟萃的地方，李季兰的诗名可谓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最后连唐玄宗也听说了，传旨要她上京面圣。此时李季兰已经四十多岁了，她的容颜已随着岁月衰退，面对极大的殊荣，她不免又悲又喜。就在她赴任长安之时，“安史之乱”爆发，唐玄宗仓皇而逃，而李季兰在战火中不知所终……
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

这就是你吗？那个名噪大唐、声赫长安，那个飘逸潇洒、才气横绝，那个洞察人世秋毫的李季兰吗？

你身穿素色道袍，发束黄色的道冠，满目凄然，满脸惆怅和沮丧地徘徊在去往长安的路口。

你目睹着一群群因“安史之乱”从长安逃难出来的难民，惶惶然、匆匆然的样儿，心像这苍凉的晚秋一样瑟瑟地颤抖起来。

命运不管你甘不甘心，聪灵清秀的你，成了荒野中永恒的遗

忘，你那浓浓的情和不死的期许无奈地写进了这凄婉荒凉的莽原之上。

此时，你和你眼前这群逃难的难民一样，不知道前面的路是通往地府的苍凉，还是天国的圣洁，或是那期望中的没有是非之争，没有刀枪剑戟，没有血腥味儿的桃花仙境。

你不会知道这枯树、古道、荒野映衬下的大唐晚秋以及你那流尽血色的幻想，究竟是九泉亡灵的凄美，还是另一个世界绽放的一种辉煌。

这就是你吗？远远地走了……

许久，许久，你的音容回荡在我的心底，你像山讲给一位迷途孩子的童话，一个永远让人猜不透的谜，一个嵌在历史长卷中耿耿于怀的疑惑。

那位隐逸风流的朱放，那位点缀你寂寞心扉的朱放呢？那位被誉为“茶神”的陆羽；那位为你煮汤煎药，那位使你“欲语泪先垂”的陆羽呢？那位惊愕你的诗才的唐玄宗，他不是说想召见你吗？

这时，只有这时，你才真的懂了，日子里孤孤漫漫的煎熬的悲哀，不算什么悲哀，唯有历史的时空演绎出来的悲哀是最大的悲哀；唯有被真情呼唤又被岁月摒弃，然后再无期地忍受才是最大的悲哀！

当你无法泯灭情感又没有办法鱼跃清规，当你想掬一捧爱的清泉润一润你那焦渴的思绪，当你在寒秋中采一份斜阳温暖你冷寂的心，那些曾经在你身边，那些曾走进你情感世界的人，谁又能从心里真的理解你、宽慰你呢？

◎ 江南雨夜里我梦笔印痕着你浅浅的惆怅，缥缈茶香中我在苦涩的茶中读到了你的梦想。



不论怎么样，当我以湿润的情感、流淌着的泪水读你时，我都不会忘记你的那朵“心绪乱纵横”的艳艳的蔷薇花。

经时未架却，心绪乱纵横。

小小的你，看到满园蔷薇花开放。没有章法，没有雕饰，想象自己就是那片蔷薇花，孤芳自赏，略带点点的忧愁。

谁能想到你的一句带着懵懂年轻的诗句，使你走进了玉真观，使你成了一名女道士，使你整日与青灯、古卷、磬声、黄冠相伴，使你这朵艳艳的花无奈地生长在幽寂的角落，春风难至，蜂蝶少来眷顾呢？

岁月悠悠，悠悠岁月，深情而残酷的土地，你耸起多少绿阴，又埋葬了多少香魂呢？

荒野茫茫，苍天茫茫，季兰，当我以生命的炽热拥抱你时，奔涌的泪告诉我，在未知的岁月里，无论是沉沦，还是艰难地行进，无论是陶醉于有花有霞的谷地，还是凄楚于无溪无树的荒野，我都会将你含泪的绽放嵌进我的心底……

相濡以沫，
不如相望于江湖

妾乘油壁车，郎骑青骢马。
何处结同心，西泠松柏下。

——南齐·苏小小

苏小小，生平无详考，相传是南齐时钱塘名妓，年仅十九岁时咯血而死，终葬于西泠之坞。

苏小小家先也曾为东晋官，流落到钱塘后靠祖产经营，成了当地殷实的商人。她的父母只有她这么个女儿，十分宠爱，因她长得娇小，所以叫小小。苏小小十五岁时，父母谢世，于是变卖家产，带着乳母贾婉移居到城西的西泠桥畔。她们住在松柏林中小楼里，靠积蓄生活，尽情享受于山水之间。因她玲珑秀美，气韵非常，在她的车后总有风流倜傥的少年。没有父母的管束，苏小小也乐得和文人雅士们来往，常在她的小楼里以诗会友，她的门前总是车来车往。苏小小成了钱塘一带有名的诗妓。



◎ 西泠桥下潺潺流水中泛着你叮咚的笑声，烟波淼淼的西子湖转动花伞下我找到了你的风韵。

有一天，苏小小在游玩之时碰到了一位俊美的公子——阮郁。两人一见倾心，阮郁到苏小小家拜访，受到美人的礼遇，晚上便同榻而眠。苏小小从此与阮郁形影不离，白日共同游山玩水。可是阮郁的父亲听说他在钱塘整日与妓混在一起，非常生气，把他逼回了建业。苏小小整日企盼，却不见情人回来，终于病倒了。

幸好她还不是太死心眼的人，一些有心的文雅公子进屋来，陪苏小小聊天，她渐渐恢复了车马盈门的往日生活。

在一个晴朗的秋天，在湖滨她见到一位模样酷似阮郁的人，却衣着俭朴，神情沮丧，闻讯后才知此人叫鲍仁，因盘缠不够无法赶考，她觉得此人气宇不凡，必能高中。于是主动提出为他提供钱物上的帮助。鲍仁感激不尽，满怀抱负地奔赴考场。

当时的上江观察使孟浪因公事来到钱塘，身为官员不好登苏小小的门，于是派人请她来府中，没想到苏小小架子很大，催了几次方来，孟浪决定难为她一下，于是指着庭外一株梅花，让她作诗，苏小小从容不迫地信口吟出：“梅花虽傲骨，怎敢敌春寒？若要分红白，还须青眼看。”

佳人薄命，苏小小在第二年春天因病而逝。这时鲍仁已金榜题名，出任渭州刺史，赴任时顺道经过苏小小家，却赶上她的葬礼，鲍仁抚棺大哭，在她墓前立碑曰：“钱塘苏小小之墓”。

有诗云：“湖山此地曾埋玉，花月其人可铸金。”墓上覆六角攒尖顶亭，叫“慕才亭”，据说是苏小小资助过的书生鲍仁所建。
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

早就想写你了，小小。那个炎热的夏天，我专程来到了这充满远古韵味并无处不弥留着悠远历史印痕的杭州。带着已久的梦绕魂牵的宿愿来到日夜向往的美丽的西湖，来到西湖边迄今还萦绕着你的香魂的西泠桥畔。你的音容、你的笑貌、你那婀娜的身影，又一次游走于我的思绪里。

我透过这南国特有的、浓蜜一样黏稠的、湿润而又沁人心脾的风，嗅到了你花香般芬芳的气息；我透过这绿阴遮掩的那条时断时续的湖堤路看到了你，看到了你乘着那辆油壁车，行走在西湖边。

楚楚的风韵，浅浅的微笑，纤纤的身姿，像一条含苞的百合，再现一种迷人的妩媚。

不远处我又从穿梭的人流间，看到了你对面那个穿着白色长衫、骑着高大青骢马的英俊少男，正缓缓地向着你来的方向走来。

这就是你，貌美如花，名噪南朝的杭州名妓苏小小，那位英俊的少男是你的心爱的男人，当朝宰相的儿子阮郁。

妾乘油壁车，郎骑青骢马，何处结同心，西泠松柏下。（南齐·苏小小《同心歌》）

十八岁的你第一次感觉出那从来没有的、难以启齿的心跳，第一次两腮腾起了少女羞涩的红晕，又是第一次在晕晕中遭遇了初恋。

“何处结同心，西泠松柏下”，那挺拔的松柏你能告诉我吗？小小是不是借你在暗喻永不苍老的诺言？还是表述一种永不落去的情感呢？